

早闻狄声

回来了，  
我们的演唱会

张学友又要开演唱会了，新闻里他侃侃而谈，说自己不怕老，会继续加油。

忍不住想起上一次看他的演唱会，还是2012年的上海体育场。刚工作不久，手头紧，买了看过去很远的看台票，高高兴兴看他唱唱跳跳几个小时。曲终人散，心中又多少有疑问：年过半百的歌神，下一次还能唱吗？

这当然是个傻问题。后来一两年，分别看了徐小凤和许冠杰的演唱会。都是六十多岁的老牌艺人，一个身着华服站在金光闪闪的四面台底气十足；一个戴花头巾、穿豹纹衫，背着吉他唱《梨涡浅笑》。不说声音有多好，舞台的精彩、动人，却是扎扎实实的。

于是慢慢理解，年龄是瓶颈，却不是全部。越是时光匆匆，那些真正为舞台而生的人就越是在争分夺秒。对他们来说，在聚光灯下，与上万人带来同频共振，是一种割舍不下的使命，亦是一种难以自控的瘾。比起不能完成的恐惧，他们恐怕更狂热于强大的信念，一次次从零开始，取悦观众，成就自我。就好像张学友接受采访说，不是没有过紧张和怀疑，但最终都变成了紧迫的动力，不断地去想，还有哪些事要完成，如何快一点，再快一点。

同样的例子，还有这个四月不断被提起的张国荣。回看他的演唱会影像，总有一种强烈的仿佛他在凝视你的感受，热烈、张扬、真诚。尤其最后一场“热·情”演唱会上，他分明已经在忍受抑郁的折磨，可舞台的腾挪之间，他超身体和年龄的极限，先锋、亮丽，光彩夺目。

换个角度想，好的现场表演，其实是一种双向滋养。它满足观众的想象，亦激活了表演者的舞台生命。过去几年我常常觉得目之所及的表演都略显乏味，或许恰恰是因为，此时我们所讨论的演唱会，至多只能算是重复的线上直播——一方小小的录音棚，一个开阔的天台，摄影机的镜头轻轻一架，这头的观众就开始刷手机点赞。未必是表演者们不够用心，但代餐终究只是代餐，甩不掉遗憾和乏味。

回到开头的话题，没有哪一个表演者敢说不会老，但现场艺术的美，真的可以穿越时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拥有张学友、张信哲、任贤齐、五月天、周杰伦……许许多多的名字，开始曝光演唱会预售的消息。

这一场又一场的好消息，不断提醒你我，回到人群中去，回到流淌着记忆的音乐声中去，回到可以跟所有人一起唱、一起哭、一起喊的现场去。到那时，我们要一起欢迎好久不见的表演者们，一起为每一个奔赴现场的人们鼓掌，祝福我们因音乐与欢呼找回了抵抗生活琐碎的勇气，回到了曾经习惯的、毫不慌张的、理所当然的日子。

李原狄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花言峭语

为纪念《泰坦尼克号》中国内地上映25周年，今年4月3日起，《泰坦尼克号》的修复版再次在内地上映。这是这部电影第三次在内地上映，第一次，是在1998年4月3日，第二次，是在2012年4月10日，这次上映的是3D版。2023年的这次重映，用的是高帧率的重制版，上映三天后，票房近2000万。

《泰坦尼克号》是在1997年初次上映的，当时就轰动全球，随后来到中国，创下票房纪录，多年没被打破。所以，2012年，3D版《泰坦尼克号》重映时，片方把中国市场视为重地，詹姆斯·卡梅隆亲自来华宣传，“泰坦尼克号”首航纪念日被选为内地上映日——当然，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里，恐怕有不少都选在这天上映，但内地观众，很愿意把这种重视，作为自己热情的依据。

排除我们自己的夸大，这种重视也蛮有道理：1998年春天，《泰坦尼克号》内地上映，在盗版影碟已先行多时的情形下，依旧收获3.6亿元票房，占当年内地电影总票房的将近四分之一。《泰》甚至催生了许多衍生现象：电影票上印制商业广告的出现，与电影有关的图书、明信片、电话卡、纪念封的出现，以及全民影评狂热的出现。《泰》因此被视为“中国融入全球文化消费品市场”的标志，尽管，从1994年开始，内地就开始

钱眼识人

上周末，我一鼓作气看了四部院线电影，当然最喜欢的是《宇宙探索编辑部》，散场之后一刷手机，发现比我聪明的解读太多太多了，就纯做观众好了，然后感觉还有一说的就是票房最高的《忠犬八公》。众所周知，它是日影的本土化，选角上有些奇招，居然让大导演冯小刚担任人类主角，片中的秋田犬改成中华田园犬，名字也入乡随俗变成了“八筒”，故事发生地选择了上山下山，火锅味日夜萦绕的重庆。让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冯导演出演感情细腻、儒雅的教授，对我自己的观感来讲还是有点小小的违和，大导演不得不收拾起老炮儿的火气，板着身子认真走路，没有北方大老爷们的垮劲儿，也在说温柔的夹子音，不由得猜想他之所以同意出演这个角色，怕是做文化人的情结痒了。相比之下，陈冲出演打麻将和做川菜都是一把好手的妻子，就完全贴合，整部电影的喜感、活色生香全仰仗这个上海女人了。

情人看剑

“被人说有神经病，以及觉得自己神经病的，可以去看了。”院线新片《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宣传语有这样一句话，增强了片名本就不予人的迷惑性——乍看片名还以为这是“人间指南编辑部”“银河补习班”一类，等到得窥全貌，才知道是一部伪纪录片与软科幻电影。电影里一本正经的痴痴癫癫的一群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里，都显得神经兮兮，“神经病”既是标签，也是自嘲，既然不是仙，谁还没点毛病，宣传语自然是想戳中大众的某个情绪痛点。

《宇宙探索编辑部》正大光明地写一群“非主流”，属实大胆。那种神经兮兮，也总得有个自圆其说的由来，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学的春天”随风潜入夜之时，倒是随处可见类似面孔。电影借秦大姐之口说他们是“民科”，即民间科学爱好者，约等于空想家，现在已带有贬义。犹如达·芬奇发明的飞行器，在当时过于超前，纯属空想；

## 二十五年长于百年

引进大片，但直到《泰》登陆，电影为内地百姓制造一个与全球同步的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才开始凸现。

不可否认，《泰》受欢迎，首先因为它是电影技术的里程碑，全球22.56亿美元票房，是对这个里程碑的确认。但在中国，它受欢迎并被久久惦记的主要原因略有不同，那时的内地观众，正处在某种程度的电影饥渴之中。引进大片已经导致审美疲劳，本土电影萎靡不振，还在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泰》在此时君临，简直是瞌睡时送上的枕头，逃难时天降的肉包子。

《泰》格外受到内地人偏爱，还因为，詹姆斯·卡梅隆是一个具有理工思维的导演，《泰》是理工思维的电影。卡梅隆不是电影学院出身，家人对他的职业期待是工程师，青年时代，他就读于一所名为富勒顿学院的两年制大专，主攻物理，课余还兼任精密模具工。离开学校之后，他曾是卡车司机和机械师，直到加入罗杰·科尔曼的电影公司。而罗杰·科尔曼，卡梅隆电影生涯里的第一个老板，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工业工程专业，毕生沉迷于计划和控制，热衷于用最小的成本制造出银幕奇观。卡梅隆虽然对科尔曼解雇他感到不满，但他走的也是这样一条创造之路。在内地电影正在选择是否加入现代意义上

## 从忠犬八公到坂本龙一

看得出来，陈冲出演这个角色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冯小刚的设定是北京父母都过世，异乡人倒插门到山城，他乡做了故乡，因此对小狗有惺惺相惜的跨物种共鸣。但陈冲呢，则全片都是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尤其是好几次“烦得很”尽显重庆女人的泼辣、风情，妻子这个角色就像一根牢固的线把老公、儿女还有狗联接起来，尤其是将知识分子悲春伤秋的原生情绪一把子拽进红油辣汤里，看似霸道实则也是一种慈悲，一个家里需要有人沉得住气，用热情和蛮力把漫长、艰难的生活磨开。所以，因为对于原版IP过于熟悉，对冯小刚导演的表演保留态度，陈冲的表演倒成了与城市变迁交相辉映的闪光点。

也是巧，清明节前夕社交平台上传出悲伤的消息，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终于抵不过癌症而去世，人在美国的陈冲在5日当天发出一篇悼念长文，我注意到她与坂本龙一一次擦肩而过的憾事，就是音乐家在北京办展览，而陈冲即将奔赴

的电影工业家庭的时候，这样的导演，无疑极具启示意义。

《泰》显示的是一种大的趋势的开始，“人”越来越不重要，技术创新和银幕奇观才是王道，那个宣扬明星个人魅力和价值的“巨星时代”已经慢慢结束。卡梅隆属于未来，属于那个人在自己的造物主前感到羞愧的新世纪，这和内地导演全然不同。对于已经嗅到了未来的金属味，却又不能在本土电影里获得满足的内地观众来说，卡梅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也是工业型导演能赢得越来越多期待，并成为当下影人中坚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帕斯卡尔、法拉第、莱特兄弟，而不是兰波或者波德莱尔。

当然，内地观众对《泰》的期待里，也不是没有感情成分，1998年后的二十五年，对中国人来说，是最激荡的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在时间的长度上，和世界各处都没什么两样，但在密度上却长于百年，所以，在与《泰》有关的微博、评论里，有那么多对照、怀念：“当年和你一起看《泰》的人是谁？”《泰》是时间荒野里的一根纪念柱，栓系着接近一百年密度的往事。

韩松落

作家

重庆进组拍摄《忠犬八公》，与此同时，陈冲的母亲也患癌症住院了。在母亲走后第二天，陈冲收到坂本龙一的邮件，此时他本人也在与病魔做斗争，目标就是真实地活着每一天去看天上的月亮。最终，两位合作过《末代皇帝》，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文艺创作者还是天人两隔。如何看待生命的无常与告别的意义，《忠犬八公》其实是借一只狗的视角去阐述，各种形态的生命轨迹因为缘分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有过短暂的交错，在某部日剧里有这样一个很日剧的比喻，人生就像一场滂沱大雨，会有人在等雨停的时候建立深厚的感情，可雨最终会停的，他们最终还是要各走各的路，但这一段等雨听雨的经历因为脆弱而美丽，又因为美丽成为永恒的记忆。

钱德勒

媒体人

## 既然不是仙

等到第二次工业革命，飞机出现之后，那飞行器又过于落后，属于旧时代的屠龙之技。“民科”远没有那么高大上，比如“永动机”“水变油”“飞碟探索”，一度全民争说，过后看多是一场虚妄狂欢。

在这一背景下亮相的男主人公，《宇宙探索编辑部》主编唐志军，一出场就裹挟着上世纪末的风尘滚滚。他绝非一个凌空虚蹈的人物，而是从你我熟知的土壤里残存至今的，因而让人觉着亲切。不仅形象落魄，连带其家庭与工作环境，都像在被时代遗忘的角落，蜷缩于洞中一日，不知世上已过千年。周边人等早已在过去三四十年来，无数次迭代更新，他却像是被冥冥中的一双大手点中了穴位，原地打转，不得解脱，还竖起每一根汗毛，时时刻刻收集可能来自宇宙深处传来的某个信号。人物之固执迂腐，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恐怖，得有多大执念，才会那样永远仰望星空，可是

在俗世洪流里始终保持姿态不动，又实在可贵，不忍苛责。

唐志军的偏执痴癫聚合成一个强大磁场，召唤了若干人陪他上路，这些人无疑各有问题，才可能从寻找外星人之旅中找到救赎。主人公的问题也图穷匕见：他对于自杀的女儿的思念、愧疚、探究、追寻，经年未变，内心的风暴盘桓酝酿，把自己活生生逼成一个疯子，引爆起来不啻于一场宇宙裂变。电影花了那么大力气抛出重重烟雾弹，就是为了从浩渺太空落实到故事心里的那一粒红豆，假的科幻，照见真的人间，悲悯又温柔。虽然你不是仙，但总会有人精诚所至，顿悟得道，直至走出封印自我的心魔城堡。

长风新

媒体人